

嘉靖武城縣志

二

第八卷文章志

文章藝也何志諸文以載事志文以覈事也是故於據理之正紀事之核不爲浮誕不爲靡麗隱理妙致足以羽翊乎茲志之所未備者斯志也否則雖工弗志之矣然此一邑之文也於制命何志焉志其藏在茲邑者以軌物也

帝王製作文章莫大焉自是而下或為序記或為詩章皆以表揚先烈而備一邦之文獻者也作文章志

制命

下

唐除崔群戶部侍郎制

勅曰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具官崔群體道履仁外和內敏清而容物善不近名從容禮樂之間特達珪璋之表比參密詔弘益既多及貳儀曹陞擢惟允邁茲令德藹然休聲選賢與能于今雖重擇才均賦自古尤難徃慎乃司以服嘉命

宋制丹陽公贊

太祖詔

仁魏

浦贊曰賢哉子游氏之先覺化茂絃

歌科列文學魯道凌替武城齷齪焉用牛刀於

斯爲樂

真宗詔趙安仁贊曰魯道登科覩奧將聖武城  
之小可以觀政澹臺之舉行不由徑追建上公  
素風愈盛

高宗御制贊曰道義正已文學擅科為武城宰  
聊以絃歌割鷄之施牛刀謂何前言戲爾博約  
則多

國朝諭祭追封少師兼工部尚書吳中為荏平伯  
制曰國家於大臣之有勲勞者生榮之以爵位沒  
加之以贈謚所以篤君臣之道而隆始終之義

下

二

也故榮祿大夫少師兼工部尚書吳中秉忠勤  
之志負閭敏之村昔我

皇曾祖奉天靖難之際

皇祖居守北京中於守城多效勞勩後累進臬司洵  
領冬官咸殫心於職任盖四十年效績孔多迨  
朕嗣統亦切倚毗報國之心老而不懈方寵以  
師臣奄焉淪謝是用悼嗟茲特追封荏平伯謚  
榮襄於戲臣之事君生克見於勞績上之待下  
歿當錫之褒榮朕於卿可為至矣靈爽如存服  
斯休命

諭祭禮部右侍郎王士嘉辭

制曰爾發身胄監受職掌民既歷郎署於冬官遂  
叅藩政於陝右克勤夙夜累著賢名比進貳於  
春卿益茂彰於偉績頃因請老榮歸於鄉方乃  
齊於耄期忽遽聞於殞謝老成再念嗟悼何忘  
特用推忍命塋葬祭卿靈不昧尚悉

朕懷

除戶部郎中高弼制

制曰戶部掌天下戶口錢谷之政令而生民休戚  
係焉故官屬之設特詳於他部必皆得人乃克

下

三

有濟爾戶部山西清吏司署郎中事貧外郎高  
弼發身賢科擢地官屬迨遷今職益著才能宜  
錫寵恩以旌勞勩是用進階奉直大夫錫之  
誥命以為爾勞爾尚竭乃心勵乃行懋于厥職以  
稱任使欽哉

諭祭吏部右侍郎王道辭

制曰惟爾性質篤雅器識閎深登俊甲科儲材翰  
苑志安郡博名起天曹膺薦陟於宮坊繼掄遷  
於國學桓疾辭而恬澹自若以家食而安貞不  
渝遺佚搜揚迺簡專乎常伯沒明甄擢即超

於版卿晉貳秩宗再主賢閔之範望偕邦治特  
叅銓部之衡倏爾淪亡良深悼惜特茲遣祭庸  
示國恩載命有司為塋葬域爾靈不昧尚克歆  
承

按武城今昔顯貴盈溢史策其得制命多矣今  
不能詳錄特述其可見者如此少以示瑱護之  
意云

文類

與黃門侍郎張衡書

隋房彥謙

竊聞賞者所以勸善刑者所以懲惡故疏賤之

下

四

人雖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  
貴賞則遺賤者也今國家祇承靈命作人父母  
刑賞曲直升聞於天寅畏照臨亦宜謹肅故文  
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州國有  
殊高下懸邈憂人慎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釁  
逆須有甄明若楊諒實以詔命不通慮宗社危  
逼徵兵聚衆非為干紀則當原其本情議其刑  
罰上副聖主友于之意下曉愚人疑惑之心若  
審知內外無虞嗣后纂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  
覷則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

梟懸孥戮國有常刑遂使籍沒流移恐為冤濫  
恢天之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斯義安在昔叔  
向置鬻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  
文稱善羊古寧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俱以執  
法無私不容輕重旦聖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  
天命不可妄得開闢以降書契云及帝皇之跡  
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孰能道洽  
幽顯義感靈祇是以古之哲王昧爽丕顯履冰  
衽念御朽競懷叔世驕荒曾無戒懼肆於人上  
騁嗜奔欲不可具載請畧陳之昔者齊陳二國

下

五

並居大位自謂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罔念憂  
虞不恤刑政近臣懷寵稱善而隱惡史官曲筆  
錄美而掩瑕是以人庶吁嗟終閉塞於視聽公  
卿虛譽又敷陳於左右法網嚴密刑辟日多賦  
役繁興老幼疾苦昔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楚有  
叔敖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強  
豈無良佐但以執政壅蔽懷私徇軀忘國憂家  
外同內忌設有正直之士才堪幹時於己非宜  
即加擯棄倘遇諂佞之輩行多穢慝於我有益  
遽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至齊陳不任骨鯁

信任諂諛天高聽卑監其淫僻故總 神器歸  
我大隋向使二國祇敬上玄惠恤鰥寡委任方  
直斥遠浮華卑菲為心惻隱是務河朔強富江  
湖險隔各保其業人不思亂泰山之固弗可動  
也然而寢卧積薪宴安鴆毒遂使禾黍生廟霧  
露沾衣弔影撫心何嗟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  
師克配上帝儀監子殷峻命不易萬事之機何  
者不須熟慮哉伏惟皇帝望雲就日仁孝夙彰  
錫社分珪大成規矩弃州之亂變起倉卒職由  
揚諒詭惑註誤吏人非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

下

六

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願及非止誣陷良善亦  
恐大玷皇猷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膂粵自藩  
邸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古稷契伊  
呂彼獨何人既屬明時須存謇諤立當世之大  
誠作將來之憲範豈容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  
使脅從之徒橫貽罪譴忝蒙眷遇輒寫微誠野  
人愚瞽不知諱忌

書甘泉贈言卷後

順渠王道

吏部左  
侍郎

賔暘與予同遊甘泉先生之門先生之所以期  
賔暘與賔暘之所得于先生者聚在此卷賔暘

之學可知矣南行出以相示且屬綴以一言予  
學懵於得而塗轍之眩也其何敢滕口無已則  
申之而已矣大學而斷斷云者以無所折其中  
也楊雄氏曰衆言淆亂折諸聖信斯言也宜莫  
如孔子孔子之言仁也自視聽言動達於出門  
使民居處應接之類取體天而已未嘗外身以  
守心也然而隱顯一矣孔子之言智也自學問  
思辨達於詩書執禮前言往行之類取知天而  
己未嘗扞事以求悟也然而內外一矣孔子之  
言道也自達道達德達於三千三百之類取

下

七

合天而已未嘗棄萬以趨一也然而一以貫之  
矣後之學者不然指方寸以為本心而不知心  
體之與天同其大也指經訓以為陳言而不知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厭煩徑約指萬事  
以為粗跡而不知道之殊塗而同歸也其諸異  
乎孔子之學矣其亦弗思甚矣然而高才明智  
者見聞膠膠束書不觀者遊談搖搖靡然師之  
又從而為之辭其益弗思甚矣無惑乎學之私  
且異而斷斷如也韓愈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今欲放彼而閑此則莫急於明吾孔子之學焉



爾矣孔子之學明則世儒之學息世儒之學息則道德可一道德可一則風俗可同風俗可同則玉化可興是故君子莫大乎反經

禘祫考

前人

夫禘祫者天子諸侯宋廟之大祭也周衰禮廢其詳不可得間而義意之見於傳記者諸儒又從而汨之是以其說不得大明於世夫先王制禮建宗廟而事之以禘祫後世禘祫之義不明而宗廟之制因以不定宗廟之制不定則禘祫之行乎其間者紊亂煩復名實乖刺非復先王

下

八

之而意報本追遠之義亡矣甚可惜也思嘗考之諸儒之論聚訟紛紜雖若不一而其大端有二鄭康成混禘祫為一而惟求之於五年再殷祭之中故謂禘大禘小二祭相因並為盛祭凡說之近乎此者皆主康成者也趙伯循判禘祫為二以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不及群廟之主者為禘以大合祭如公羊傳所云者為禘而謂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凡說之近于此者皆主伯循者也康成之說支離纏繞誠非禮意楊信齋諸人攻之掎擊抉摘無餘蘊

矣然詳考大傳之文參之儀禮喪服子夏傳而斷以程子之說則伯循所見亦非先王制作之本意所謂齊則失矣而楚亦未為得也按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千祫及其高祖子夏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禴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此二條者更互發明是禘祫之義見於傳記可得而惟尋者也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云者即天子及

下

九

其祖之所自出也及云者自此而盡乎彼也蓋謂主者推其太祖所自出之帝於太祖之廟正東向之位而太祖暫就昭穆之列摠率有廟無廟之主以共享於其前故曰配之而謂之禘禘者禘也以審諦昭穆為義也以審諦昭穆為義則合食在其中矣其曰諸侯及其太祖云者謂諸侯殺於天子無所自出之帝惟大合有廟無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公羊氏所謂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也是之謂祫祫者合也正以合食為義也天

子言禘其祖之所自出而諸侯不言禘及其太祖者通下千恰之文而互見之也千恰云者謂大夫士則又殺於諸侯無太祖亦不得恰惟嘗有功德見知於其君許之乃得合祭及其高祖而已故謂之千恰千者逆上之名以其上千諸侯之恰也由此言之合祭祖宗一也天子盡其祖之所自出而止則為禘諸侯盡其太祖而止則為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子之禮不可干也故曰不王不禘諸侯雖尊亦人臣爾其禮可通於下也故大夫士有可以于其恰者蓋以位

下

十

有尊卑故祭有遠近而名有異同程子以一言蔽之曰天子曰禘諸侯曰恰其禮皆合祭也可謂至明白矣趙伯循單摭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一語立說而不察其通章對舉禘恰之意盖考之有未精也且禘之為禘本以審諦昭穆得名而爾雅又曰禘大祭也若惟以始祖配所自出而不兼群廟之主則既無昭穆可言而寂寥短簡亦已甚矣尚何足以為大哉傳說曰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今既不以合食言禘則不得不取諸侯之恰以補天子之禮而恰

又有大禘時禘此外又有時祭則是天子宗廟之中有禘有祫有時禘有時祭一歲之間僕僕焉幾無虛日糜費貨財妨奪政事固不待言而先王神明祖考之道恐亦不如是之煩且黷也其不然可知矣或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魯諸侯也春秋有禘有祫何也曰春秋未嘗言祫言禘者公穀諸儒之失也禮不王不禘魯以成王之賜得用天子禮樂故以禘代祫然非禮矣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 矣魯既以禘代祫遂爲常祀春秋不能悉書則書其失禮之中

下

十一

又失禮者以詳事變而僭竊之罪亦因以著然有書禘者有書大事有事者有書從祀者先儒謂義在用禘則書禘義不在禘則書事是也左氏去春秋之世未遠而又詳見魯史故於有事武宮及從祀先公之傳皆以禘言其必有所據矣公谷惟以諸侯待魯而不究其當時僭竊變亂之詳故以禘為禘以大事為大祫有事為時祫然不知魯實無祫也漢儒因之而禘祫之混自此始矣故曰春秋未嘗言祫言祫者公谷諸儒之失也

天道說

前人

或問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理氣之別何居曰奚別之有哉盈天地間本一氣而已矣更無餘物方其混淪而未判也名之曰太極太初太乙太始皆是一義又曰太和太虛太極者以其究竟至極而言也太和者以其網緼野馬而言也太虛者以其清通無礙而言也其實一也迨夫醞釀既父升降始分動而敷施發用者則謂之陽靜而收斂歸藏者則謂之陰陰陽既立對待者摩流行者盪有交易變易之義焉則謂

下

十二

之易因易之往未迭運而不窮也則謂之道因道之脉絡分明而不紊也則謂之理之數者名雖不同本一氣而已矣初無彼此先後之殊亦無有無賓主之辨奚別之有哉曰既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奚不同之有哉一陰一陽之謂道即形而上者謂之道也何也陰陽一而已矣自夫有形以下截而言之而有上下之別形而上者所以造器而藏其用故謂之道道者流行不息之義也形而下者所以呈道而

為之體故謂之器器者各適其用之名也大而論之則天地網緼而萬物化醇網緼者為道一陰陽一之謂道繼之者善是也化醇者為器成之者性與夫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者皆是也細而觀之則盈宇宙間紛紜萬有莫非陰陽之所為見而可見則謂之象形而有形則謂之器而形象以上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而又體物而不可遺者則咸謂之道矣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語形而上者也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而易曰窮神知化

下

十三

德之盛也夫神化一陰陽也陰陽之形而上者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窮神知化惟聖人為能故曰德之盛也此伏羲之所以畫卦也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矣曰然則理氣不雜不離之說非與曰非也黑白相入曰雜彼已相判曰離二也名氣之脉絡分明而不紊者曰理其為物不二也雜與離不可得而言矣雜與離且不可得而言尚何不離不雜之有若移以語道器度為近之而程子又曰道亦器器亦道則在學者默識之而已

送崔群序

唐柳宗元

貞松產於岩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  
千仞之表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  
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  
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溫文  
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義歸厚其有稟者  
歟有雅厚質方之誠以正其性慤論忠告交道  
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振于京師嘗  
與隴西李杓直南陽韓安平洎余為交杓直敦  
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

下

十四

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  
宜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  
言相親默與道合今將寧觀東周振策于邁且  
餞於野或命為之序余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  
戚之親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  
曹揚于王庭甲俊造之選首讎校之任然吾不  
以是視之於其序也故載之其末云

送禮部侍郎王公致事還武城詩序

安成劉球  
翰林侍講

七十而致事禮也亦有不得謝者何耶有義存  
焉禮亦不可得而拘矣禮所以守乎道之常可

去而不去非禮也義所以適乎事之變不可去而去非義也故召公欲老因周公之喻而遂留石碣謀國必待桓公之位既定而後老古之君子所以不敢辭勞貪逸於國有事之時而常謝榮樂退于世既平之後者何也審于去就之節適乎遲速之宜以求合乎禮與義也往歲禮部侍郎武城王公以年滿七十請老不得而遂留焉迄今三載然後果于去而不晉其去就遲速豈不有合于古賢之道哉方其初請之時

上嗣大寶之日尚淺而西陲之干戈未息北虜之氣

下

十五

燄方炎疲困之民猶未盡蘇中外多故佐大宗伯以贊大猷商確庶政為

國家以安計者公之職也雖年已至豈忍遽釋負真身田里避勞勩以求安閑哉故不得

命而不敢固請視義之重于禮也今

上春秋日益以富萬幾日益以親西北晏安中外實為無事百官有司各得其職大臣之所荷負於是乎少輕矣公知其有可老之期遂決意欲去雖有厚祿盛位豈足維繫其心少淹其迹哉故卒得請而行於禮既得而義亦盡焉夫欲老而



復留留而天下之人不謂其固寵既留而復去  
去而天下之人不謂其獨潔如公之禮義兼至  
球故謂其去就遲速得古之道焉雖然公自蚤  
歲從胄監出尹大邑僉憲司事轉冬官正副郎  
參藩司政然後陞禮部歷宦四十餘年朝之公  
卿大臣非其故寮即其夙契設祖都門外豈無  
分棄之惜哉况吾儕以友其子檢討玉故數辱  
公愛尤不能無戀戀之懷有是懷而無是詩以  
發之掇何以達公所哉此贈公之詩所由作也  
作者二十一人咸謂球嘗吏于禮部宜為叙故

下

十六

不慚以蕪謬之詞冠于諸作云

戶部郎中高君良佐總督大同邊儲事

餘姚謝  
遷狀元

兵之所重者食食不足則兵不振故摠餉之任  
與摠戎者等兩漢始造時蕭寇調軍食而論功  
不在曹韓耿鄧之下者以此也

國家屯重兵于西北轉輸餽餉嘗以部使者摠之而  
每慎其選武城高君良佐以戶部郎中奉

勅總大同軍餉盖妙選也君將行其僚友請余言以  
贈之君居戶曹有年矣邊餉大計經畫區處之  
宜所以諏咨而籌度于胷中者既已有素余言

何足以為君裨益雖然亦嘗有聞矣夫千里餽糧士有飢色言備之不可不預也而縷絲粒粟莫非民之膏血則得之也甚難是故知軍食之重則預備之利固不可以不講知民賦之難則妄費之害又不可以不恤剥下以充上使其上知所用而不知所恤此桑弘羊之禍漢不能逃萬世之責也方漢武銳志之初苟使預知其艱而重之則輪臺之詔豈待海內虛耗而後可哉今世際隆平邊備之預誠足以威服荒遠然而所以念其艱恤其害者固不可一日而忘也况

下

十七

夫所謂屢豐之徵又未可得哉高君於是可不深察之哉志士之立身惟其責而不苟畱其功忠臣之為國恤其害而不苟興其利諸寮友之所以待君者不淺也余故申以告之若夫經畫區處之宜則固無俟余言也

贈監察御史周寬夫序

洛陽劉健

大士

寬夫山東武城人以成化乙未進士知河南之項城滿三年有聲績入為山西道監察御史又滿二年矣嘗奉

命巡河東陝西塩法按山西小心慎密事無精粗悉能裁之以法故所至有善譽茲吏部以其績奏得進階文林郎且馳

恩於其父母妻皆如例同列者榮之謀所以為贈寬夫顧士大夫中知己莫若余願得余一言余天順末丁憂居洛始識寬夫時寬夫為諸生以妻翁知河南之邾縣往依之因過洛拜余請教留洛凡數月一時洛下諸生從余者甚衆皆重其為人至不忍其去余起復未京後數年寬夫乃領鄉薦未幾遂第進士焉其往知項城也嘗

下

十八

告余曰生素慈善雖鞭撻人且不忍況置人於死乎每憶在邾縣時妻翁訊劫盜欲立置之死地生聞之輒戰慄終夕不成眠今往項城恐不能舉厥職余應之曰事值可怒則慈善自有所不行子之昔年盖未身當其事耳然此心則甚善執此以往豈惟能舉厥職前程固捋遠大矣既而寬夫治項城果以威惠著聲其人為御史駸駸大用而有今日之

寵榮夫豈偶然哉昔子張子路問政孔子俱以無倦告之無倦云者始終如一之謂夫凡人持守於

始易持守於終而如始雖寬夫自為諸生至于  
今二十餘年慈善之心慎密之行施之行已居  
官已籍籍可稱則余今日之所告亦惟無倦而  
已誠自此而益堅乃心固乃操始終無所倦則  
他日之所就捋有大焉者豈但如今日之為縣  
令為御史而已哉寬夫勉之於是乎言

送尤見洲君尹武城序

晉江林一新

戶部主事

曩歲在丁戊災沴流行東郡阻饑惟是方岳牧  
伯檄廉能吏分地董賑吾溫陵愧虛易公以夏  
津尹賑武城武城之民越月而起罷呻吟之聲

下

十九

相與上公施惠狀于方岳又三年秩公殷祀以  
終報公余與尤見洲君計偕比來過武城與聞  
是事竊歎吾愧虛公之澤弘瀟汪濊旁及殊邑  
而又歎斯民之心其感易興其被易入也古之  
稱良民可化導者則謂齊魯之民齊魯之民宜  
莫良於武城昔時遺音颯颯禮樂未衰茲乃比  
介上國涵化洋溢大義素明用能上下相繫惻  
怛無悖心愧虛之澤孰恒於其邑之令然有旬  
日之愛而能不易於終身信乎尹斯邑者之易  
為仁而不可少有不仁以改斯民之良心也見

洲君始以余言為然乃今有武城之寄其必有以紹吾愧虛者君嘗師承乎愧虛之門如家人父子永言作求覩公之餘民如子戚然捋輿况親以其身為之父母哉夫儒者之道其樞機動天地變化通陰陽故生於其心發於其政順時求端熙熙然協于上下以滋天休祥是以災沴不行凶札不生環封之內食息各足無庸乎賑救急迫之功古之人恒病是道之不明相踵為旬時之政故捐溝轉壑化離嘅嘆者不勝圖列而數計也父母之寄將焉謂之今君之為父母

下

二十

也必且豫釀冲和首實元氣循循歲月圖振古之猷不屑為一時之施程叔子言安定門人知稽古愛民則於為政何有余謂君之深潛篤允茂本而惠中能不愧於稽古之君子竊效程子之意而深幸君之善繼愧虛也他日有過絃歌之臺領子游清聲忘其為今古者其謂見洲君之禮樂也夫

贈大學生初海山東山昆玉友愛序

晉江陳露  
國子學正

余始教武城見邑之民人分門割戶異巢別窠父子兄弟骨肉之間甚於秦越雖巨族亦然未

嘗不為於邑也夫愛敬之心民秉之彛孩提猶或知之何斯人之涼涼若是哉居二年始得習聞海山初君儒鄉與其弟東山晉卿自離襟裾以來同室而居並案而食易衣而衣肅雍和諧不啻若壘簞之迭奏也而其恭讓之容端睦之節盎然洋溢於閨門之中雖妯娌之間下至臧獲之賤亦知化之因喜而歎曰豪傑之士無待而興初君於世衰俗薄之後迺能篤天顯之懿念鞠子之衰可謂不遷於習矣所謂豪傑者非耶余忝風教之末思有以振焉而未能也迺以

下

二十一

白之邑使尤君見洲見洲歎曰砥世章善責在有司可視為細務哉迺大書其閭率厥僚寀登其門而禮之於是邑之人士知初君之賢為不朽矣庠士馮生衣錦趙生田感茲盛舉欣然思振且將以振邑民也揖余而言曰昔子游以行不由徑取澹臺而夫子與之為能即小以知大也見洲君以孝友之實禮海山兄弟取其大者而其餘兼舉矣是不可為贈乎淺泉子曰吾之責也立教興行於是乎在其何說之辭余嘗承縣乘之託竊稽之舊志矣其所載風俗有曰人

士有正大之行風俗有孝友之稱是邑之重孝友則然今時之獨戾者教之無方勸之無道故也昔魏房景伯能友其弟而景先景遠宗之如嚴親鄉人羨之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唐崔邠與弟郇鄆鄆輩四世同居友愛備至宣宗即所構而額之曰德星堂于時邑人化之風淳而俗雅此武城之遺軌也自角弓興刺布粟貽譏手足之情薄連枝之義忘非獨茲邑為然也若初君者真足以追房氏之踪紹崔家之烈而迴淳古之風於媮薄之世者矣禮義之稱茲當再振德星之額可以復題縣乘之所贊揚豈無俟於他日哉矧有賢宰爲之表揚武城之民庶幾有興矣余故表而附之以俟後之司縣志者采也且初氏自先世以來積德累行好賢樂施二君能嗣其美且外榮利薄功名其子初仕好學織文慕古秉禮所以激揚風化砥柱頹波者端有望焉寧非余所示道者哉二生聞余言喜其有裨於邑之風化也請書之以贈

記

丹陽公祠記

元王鶚 孝士

鳳之所集崕嶺為名山麟之所遊蒼莽為瑞野  
聖賢之於一鄉一邑嘗所稅駕者其亦麟鳳之  
至與武城為邑民不滿千家地不過百里無山  
林保障之美金玉珍怪之富然表表焉與名州  
鉅邑並稱而不泯者特以我丹陽公子游嘗為  
之宰故爾舊縣治有廟居絃歌臺之巔朱衣大  
冠像設甚飭素乏碑誌以謹其始末或有而廢  
於兵燹歲月滋久田夫里嫗無所取證徃徃舛  
為不經之祠有識者率用為愼然未有以厘正  
羽士元君志一雅以好事稱一日踵門具以其

下

二十三

事來謁且丐文以鐫石噫此吾儒之任子顧能  
辦之區區記述又安敢以淺陋讓謹按公吳人  
姓言氏字子游仕為武城宰武城在今非一世  
矣雖陵谷變遷不敢必其孰是要公以文學列  
於四科其道如日之在天無所不用其明如水  
之在地無所不用其澤以故載在祀典自京府  
達於郡邑配先聖者無地無之矧是邑也考其  
地則曰武城詢其臺則曰絃歌廟貌之設又誰  
曰不可雖然聖賢之道初不繫一廟之顛晦而  
廟之顛晦則若有所繫焉宰是邑者不可不察



昔公之爲治也使君子愛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今去其世雖千八百歲苟聞遺風餘烈宜尚有興起者柰何廟而詔之儀而示之猶且委之草莽不知昭事則化導之未敷禮義之有間抑可知已元卿學道有見於此故率先興議以正名為事不其偉哉後之人苟能推元卿之心大而新之使一邑之人知所宗嚮歲時蘋藻之奠遊于斯觀于斯道古于斯于以扇絃歌之風布牛刀之化則淵源之治可興於此日莞爾之笑不專於當代其爲發鑰含靈對揚

下

二十四

皇化功美豈淺哉有志者畱之

絃歌書院記

元張起巖

學士

丹陽公祠舊在武城縣西十里故縣中歲久摧壞鄉善士民匠總管王仲嘗過祠下顧瞻弗稱神宇乃擇地縣治巽隅創新祠設像其中即祠所構書院以泰定乙丑春興役迄明年夏告成買田三百畝以供時祀以廩師弟子貧翰林學士承旨劉文賡嘗過是邑以絃歌名其書院天曆二年有司請於朝越至順辛未起巖為禮部尚書閱牘得其詳申言之迺允其請始以濟南

潘通為書院山長仲已歿矣嗣子主簿昷增構  
神門講堂別宅居學官屋凡二十楹木石瓦甃  
丹漆工食之費為鈔盈八百緡皆出其家貲不  
假他姓助又置祭器于祠置經籍于書院凡席  
器用罔不備具奠獻有常講肄有所郡邑僚屬  
以暨多士僉曰宜有記潘山長來請起巖記謹  
按太史公記孔子弟子言氏名偃字子游少孔  
子四十五歲其仕為武城宰盖年甚少而能以  
禮樂為教而致絃歌之治則古所稱文學其施  
之用者如此又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

下

二十五

知澹臺滅明之賢以為有官君子百世取人之  
法是則學者所當服膺師承而弗替也公自唐  
開元始封吳侯宋大中祥符進封丹陽公建隆  
廟贊則左僕射平章事魏仁浦奉勅撰真宗過  
魯謁林廟則詔參知政事趙安仁為之贊高宗  
紹興之贊則御製也郡國通祀先聖公在從祀  
之列而其過化之地祠專祀公宜矣今棟宇葺  
新又專學官以典其祀而推行其所學其有闕  
於世教大矣夫以周之季世列國爭雄功利是  
尚以吳人乃能獨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中國

身通受業為孔門高弟列於文學之科又為魯所器重委以民社武城之政載見於經夫子始聞絃歌莞爾而笑蓋喜之也繼聞學道之對則呼二三子以是其言蓋又喜其能服所聞而見諸行事也其有契於聖師之意深矣又能察素行之微於衆人之中而以之得人可謂識見至到豈邪媚所可惑耶嘗即論語考公所言明白疏通知本達道後之學者誦其言思其人猶景邱嚮慕慨然如將見之矧是邑實公親臨而布政聖師之所止舍也其景仰嚮慕宜何如哉今

下

二十六

距先師之没千百餘年前乎此者祠宇僅存凜然其將壓也今祠宇書院既落成矣自今已往即祠宇書院以望先聖賢師弟子講明之言求其施用之實而則倣之執柯伐柯固不遠矣長民者其亦追惟先哲之為政不小其邑推行學道愛人之語以詩書禮樂薰陶其民俾絃歌之聲復聞於今而秀民子弟持身正大謹於素履不以苟賤自居彬彬輩出復有以繼夫滅明者是則先王垂教之意書院之所自設而深有望於方來也王氏為鄉著姓以貲甲郡中仲字威

鄉好賢急義尤崇尚文學嘗割田二百畝益州  
學田高唐武城夏津三縣亦各增田百畝時祀  
廩膳胥此焉給其於是祠書院力獨任之嗣子  
又克紹承卒父之志可尚也已故不辭而詳載  
之

重脩丹陽公祠記

蜀江周洪謨

翰林學士

道也者仁義禮智而已矣大而治天下小而治  
一邑夫豈有二道昔者吳公言子游為勾吳人  
而悅吾夫子之道北學於中國卒能以文學擅  
科而得夫聖人之一體至其宰武城也夫子入

下

二十七

其境而聞絃歌之聲乃喜而戲之曰割鷄焉用  
牛刀公以實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  
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他日又以得  
人為問公對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  
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是知公以道化民而得  
施教之本以道求賢而得取人之實自非平昔  
之學道於聖門者講之明而信之篤其何以能  
措之行事乎後之學者講道不明信道不篤為  
口耳文字之學以梯富貴及其仕也侵牟百姓  
以肥其家曾不知以化民求賢為務則其所行

下於公者亦甚相遠矣自公之沒餘一千年而  
蕞爾武城奉祀不怠豈非道之在人心者不泯  
而企望高風者自不容已乎祠在縣治西十里  
絃歌臺之上未詳所始為翰林學士王鶚識其  
重構石刻猶存余友合州伍君元吉自監察御  
史出宰是邑八年於茲以愷悌為政崇重學校  
茂敦化理蓋其施之政者一以公為法而又偕  
縣僚李縉劉智典史段鑄捐俸以新其屋宇飾  
其像位每月朔望率父老諸生謁拜祠下春秋  
致享益嚴無懈可謂景慕效法而見諸力行者

下

二十八

矣元吉乃以書來介進士遂寧章論屬記祠事  
故書其梗槩如此若夫公之封爵唐開元始封  
吳侯末政和加封丹陽公淳熙間改稱吳公故  
祠額仍扁丹陽公云

重修武城儒學記

南陽李賢 大學士

昔者言偃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而民皆化之  
興起絃歌之聲自後千八百年而是邑之宰能  
繼言偃芳躅者幾人哉今伍君善以監察御史  
出宰是邑能景慕言氏高風謂言氏教民者禮  
樂之道也而明此禮樂之道者則必由學校焉

故慨然以作興學校為己事觀其舊模之狹隘卑陋也必欲新之而後已撫字之餘藏之胸中既而政通人和乃熟計之曰可以為矣遂率僚屬各捐俸資之邑之義士多願助焉由是措置鳩工凡百所需一時咸備自正殿兩廡以至門堂齋舍一切增新改作比之舊規高大宏敞奚啻倍蓰往來之人觀其壯麗莫不起敬伍君於是走書至京乞予為記以為斯道之重予惟伍君是舉誠可嘉尚而君子成人之美為記與之可也雖然言偃聖門高弟子也優于文學列於

下

二十九

四科而於禮樂節文度数之詳講之明而行之熟觀禮記所載可見矣宜乎能以禮樂教民者君其留意焉必求言偃所講所行之禮樂言而履之行而樂之推其躬行心得之餘以教是邑之人使君子學此禮樂之道而有愛人之心小人學此禮樂之道而有易使之意夫如是則斯學也方可謂之作興矣不然但以重修為功而不以禮樂為教則是邑之人日用人倫之間不知序而欲絃歌之聲變為美俗不亦難乎嗟夫人有古今人異而理之在人心者則無古今之

殊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蓋謂今此之民無異於三代之民向使言偃生  
於斯時必不能舍禮樂而教斯民伍君果能體  
言偃之道以教民而民之所感化者必不異於  
言偃之時所化之民是能繼言偃之芳躅也其  
於

國家建學立師化民成俗之意豈不深有副焉後之  
人繼宰是邑恒以伍君之心為心而無愧於言  
偃之教人可也

重修武城廟學記

安成彭時

翰林學士

下

三十

武城山東名邑邑之有學始於宋其建置歲月  
蓋莫於考矣

國朝洪武以來屢加脩葺而弗改舊觀歷年滋久敝  
陋滋甚天順丁丑合陽伍君善來知縣事顧而  
病之即欲改為以時詘未可舉羸而止越三載  
政令大行民力以紓乃率僚屬捐俸為倡義士  
咸樂出貲用助經營於是僦工掄材盡撤其舊  
而新之中建大成殿飾聖賢遺像東西翼以兩  
廡肖塑從祀諸賢如像前為戟門又為櫺星門  
門內東西則神厨庫并齋宿之所列焉殿後有

講堂堂左右為日新時習二齋附堂之東為文昌祠其西為諸退息之舍高卑廣狹悉協于度黝聖丹漆各以宜施而棟宇宏麗垣墉崇固加于其舊遠矣經始於辛巳九月落成於癸未三月役雖久而民不勞費雖多而民不病係伍君規畫之有方也教諭安成歐陽辯訓導泰和歐陽琬與諸生合辭言曰茲學盛美誠昔之所未有宜刻貞石以示久辨乃具事始末屬子記嗟夫學校王政之大端有司之先務也自古明君良臣所重而不忽逮我

下

三十一

列聖建極于上惓惓於興學育才申飭獎勸兩極其至而天下之學政有興有弛者係干郡守縣令之賢否也賢如伍令乃仰祇德意俯罄厥職一新廟學於廢弛之餘其勸士之心至矣而士之來遊顧廟學之新可不自新其習耶繼自今固宜變因循以奮厲易浮靡為純雅去記誦之陋而加真知實踐之功體道成德一以先聖賢為標準使存諸身心見諸行事粹然出于正無異端他岐之雜則學成德脩不惟出可以應國家官使之用而其風聲氣習又足以款動鄉邦而



羨其俗夫如是然後無負於賢令作新之功也  
抑予聞武城人材自昔已盛名公巨鄉載諸史  
冊者前後相望近年以來若少師工部尚書吳  
公中禮部侍郎王公士嘉皆名重于當時者也  
得非地理靈秀之所鍾與矧今賢令為之作新  
吾知是邑人才之出將愈久而愈盛矣後之人  
奚可不於伍君是思哉

重脩城隍廟記

邑人劉希稷

戶部主事

武城古邑也書於左氏秦人代而取之者晉也  
入秦未久復歸於晉邑食於平原君者趙也趙  
并於秦卒為後人驅除邑之名始著者漢也漢  
而下或沿或革或為清河或屬貝恩終移今治  
者宋也宋亡入元延及我

下

三十一

朝肇修城郭隍與之俱且廟貌巋然勒之二碑併為  
之辭以貽後人福吾民於無窮顧其他德政不  
可勝紀者前令閔西姚侯顯也廟以漸圯邑鄉  
耆十數君慨然合邑人之力復之為之倡者郭  
翁宏謨馮翁鳳端也二翁之心將以永姚侯之  
德非自徼福而已也乃若正殿宏敞像設儼然  
左右廡若干楹森列林立工作雕繪之功望之

者有不可犯之色君子謂之敬鬼神而近於怪者邑人之偉觀也九月朔望必告辦香斗酒之薦先后麟集正月元日元宵為尤盛如趨市然者邑人之祈祝也或以父母或以舅姑或以昆弟或以良人子姓之屬呼天叩地將以降福無涯者祈祝之情不一人亦隨之也奧自設險守國之論興城隍廟食綿綿延延屹然至於今不可廢者以其神也然邑人知以廟貌為偉觀翕然祈祝之若恐後者易之設險守國之道或未之知也雖薦紳先生難言之夫令之責也既而

下

三十三

告成事間以記屬者二翁也重違二翁之意為之記且自幸附名姚侯之次者郭之外從子馮之甥也記之者誰也後學西田劉希稷也

漏澤園記

邑人梁端

國子助教

漏澤園者古未聞其名而今始有之蓋創而建之者欲杈座民間死者無主屍體俾不暴露天地間以傷和氣乃仁人君子之宅心也考諸帝王世記云殷民言武工伐紂之後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况生者乎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况存者乎此先王之仁澤見於經者之不泯

也洪惟我

國朝列聖相承循用是道推廣仁術於京城東北空  
閑之方建立是園則天下遠近無主屍骸皆收  
埋而無暴露之患誠盛世至仁之典也但天下  
有司奉行者少山東大參居正那公仁人也由  
名進士任邑令陞郡守而仁政治于民者深仁  
聲達于上者以故推選至此其發政也體先王  
之仁而非仁不爲其宣令也遵

朝廷之制而非制不行每於旬宣所屬訪有是園者  
令增廣之而無是園者令創建之俾無主屍骸

下

三十四

有所掩藏而無暴露之恨也武城大邑咸寧王  
公君子也聞邢公命奉行惟勤乃於城東北隅  
厲壇之側創立是園其地五畝長短廣狹如一  
法築以固垣林木陰蔚漏澤之園以立几內外  
無主屍骸無不收塵則魂有所依魄有所歸皆  
含笑地下而無倚草附木之恠此王公之陰德  
及於死者不可量而邢公之仁心著於生者不  
可掩夫死者尚蒙其澤况生者不蒙其惠乎哉  
然此特予所聞所見而已大叅公果能擴充是  
心俾本藩所屬地方在處皆有是園死者俱蒙

其惠生者必感其德而仁澤流行洋溢無窮將與天地上下同豈曰小補之哉傳曰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二公陰德之及於死者如此而喬遷津要垂裕後昆吳陽報必昭昭然矣予見大尹公所為若此喜記其本末俾勒諸貞珉用垂不朽後之旬宣令邑之君子觀是碑者莫不感發其心推弘其仁俾人之生死咸蒙其澤則其仁澤之流又豈有窮也哉

王烈女傳記

邑人王道

右侍郎

武城有死節女曰王大兒大兒家世賤貧父母

下

三十五

皆朴鄙無所能解大兒生不聞姆教長懵闡範乃獨閑女則趾不踰闕聲不度垣者十有八年雖組紆之習婉婉之脩未始聞夫人人其居固然然無儀矣亦甚異也笄後納全閨秦氏子幣未行值劇賊劉七楊虎亂山東轉蘄郡邑大肆淫掠迺正德辛未六月八日掩至武城勢張甚大兒居適當賊衝有傳賊率令其衆無犯士人室者母喜欲大兒往依舍西老儒王先生以避之大兒曰止止兒生不省識王老生面今可入其門耶亟冒父敝娟衣衣履履闢後戶以其童

養弟婦與大兒年相埒者出走賊望見識其女  
子露刃躡之大兒度不免且罵且趨至夫氏園  
有胥井焉大兒躍曰兒得死矣遂投入弟婦繼  
之賊得叵得舍去有汲者見之乃轉告他賊賊  
喜垂綆下械曲爲好語誘之果縋弟婦以上大  
兒獨奮罵不顧賊怒掀髯臂尺許擲之大兒遂  
殪井中明日賊去父母出大兒視之座於井傍  
哭之慟且數大兒曰狗留婦不死兒死兒何痴  
狗留弟小名王先生徃曉之曰何物淤溼產此  
芬葩死賢不死者萬矣父母稍稍収泣息咎言

下

三十六

然亦竟不知大兒死之為烈也後十年僉憲江  
樓錢子行部至邑刺得大兒事咤曰是與古投  
崖者無異而泯沒爾爾何以耀貞何以鏡汗何  
以熄亂三典不興責在觀風迺命有司為大兒  
立祠里門額之曰烈女祠而鄉人因通稱之為  
王烈女云 論曰余舊與烈女家並居王先  
生者先吏部府君也余故知烈女事甚稔昔官  
留都嘗與友人夢漁徐子道烈女事夢漁籍其  
名許為傳之江樓既用余言祠烈女而又吊之  
以詩烈女不可謂無所遭矣嗚呼孱焉一女捐

生以潔其身初不蘄人之知也而吾三子者鄭重之若此何居

太守陳公生祠記

邑人王道

武城東昌屬邑也地勢卑下而衛河行乎其間每河漲輒被其害嘉靖庚寅秋大熟未穫水忽大至田禾漂沒室廬傾蕩民苦昏墊未知底定而秋稅之符又下四境嗷嗷已分溝壑矣于時今山東方伯芹山陳公適知府事聞民之急親徃拯之發廩勸分罷征已責生者散財死者急糶俾免於流離暴露之厄民以稅告公曰我在其無恐迺奏請捐郡帑白金以兩計者凡四千八百有奇用代一邑兌運之額

詔可之民賴以甦於是老穉婦子相率涕泣焚香籲天曰公活我我何以報公也越八年戊戌秋水再至患加於前時公以督視兩浙學政去郡久矣繼守寧州呂公顛因民之哀考按故實得請如公民又賴以甦復涕泣焚香籲天曰公再活我我何以報公也久之相與謀曰公之德在吾邑天下不盡知也公之德在吾心吾之子孫不盡知也其惟生祠乎昭遠垂後以永吾思其惟

生祠乎值公已歷陝右憲長晉轄東藩迺介貢士劉希契上白其意於公公堅不可衆弗但已也晉告於邑侯丘君道明丘諭止之曰爾舉誠義也公意不欲柰何退又謀於鄉大夫士鄉大夫士善體公意者亦諭止之衆又弗但已也介希契徃白於嗣守當塗喻公智喻檄若曰背惠者不祥師古者永世吾民之舉匪徒報德亦以示法也有司者其聽之於是闔境聞命忻然趨事相地於城西河水之壩築而崇之南向為堂九四楹中有公像左右列廡各四楹以為致齋

下

三十八

列滌牲之所前為儀門又前為碑亭儀門之間轉而西向面河為大門 之曰東昌太守芹山陳公生祠經始於壬寅十二月癸巳日次年四月己酉日告成事焉嗚呼天下之理感與應而已矣上之感也公旦誠則下亦以公且誠應之公則其施也溥誠則其入也堅故錐藏於田夫野老之心愈於金石而更以天時人事之變者新如旦暮斯囹威有所不能歛理有所不能格也昔在宋至和間西蜀弗靖張公方平徃鎮撫之民賴以寧後遂留公畫像於佛寺以系去思

匪直公不能禁雖其鄉先生蘇明允氏從容曉  
譬而終不能回也以古准今殆有加焉無弗及  
者感應之妙至矣哉或者曰祠也者所以事神  
也生祠非古也是不然石相之祠栾公之社禮  
以義起者厥惟舊矣宋有朱去泰者曾為海州  
既去而吏民思之為立生祠一日方奏事忽醺  
然大醉上詰之對曰臣素不飲此必州人饗臣  
爾覆視之果然用是而觀人神一理感應一機  
顧誠與公何如耳昔者公也舉其愷悌父母之  
心施於有政初不蘄民之何如也而民思之久

下

三十九

而不忘如此自今伊始瞻仰有像盼蠻有儀歲  
時伏臘相奔走拜稽於祠宇之下輸其涸轍再  
生之誠以效南山萬壽之祝精神所極隔 潛  
通純嘏之福不止萃於公之身也公之于若孫  
亦必有陰食其報者矣一醉之應惡足為公道  
耶公名儒字汝宗錦衣衛人起家癸未進士文  
章政事蔚為時望而剛方廉節可屬大事不啻  
為張文定者他日勞著於國法施於民祀典昭  
然當通之天下傳諸後世而此祠則所謂掘井  
而得泉者也雖不專在於是而實於是乎先焉



斯民何其幸哉祠之初建也愚不佞嘗以公意止之期不聽及其成也顧不見過而猥以記屬義叵得辭乃為直述其事如此蓋亦竊比於我老泉云

泮井泉聲記

晉江尤麒

知縣

邑有井非一茲獨記之何重其勝也按郡志武城八景有泮井泉聲之句世代更易井地湮塞雖邑之班白者莫詳所在歲戊申二月望日余公暇鳩工平學宮旁地得井處焉工人走告遂偕邑博陳君淺泉司訓王君沙苑往觀之果為

下

四十

勝蹟庠生張君素輩告余疏濬閱三日及泉其味甘其源湧其聲清以雋往來井井者相踵於學宮之旁邑之諸井多苦而少冽遂寡利鮮濟同寅守靜李君峪峯趙君謂此井不可以無記也因屬筆書歲月迺有感而言曰易云井泥不食舊井無禽又云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夫泥而不食其責在我渫而不食其責在人士夫出處或以井為喻然此猶循常襲故之言耳余謂古之聖賢其道常通其功常及物其名常見知於世故曰井冽寒泉食謂渫而不食其信然耶

如茲

井之湮塞雖久而今能終廢之者哉養而不窮  
杈而勿幕爲名井矣今之不遇者多歸之命井  
之未渫云耳因書此以自信且以激多士使因  
此而有感焉武城多士效用者如茲井矣

碑

元高唐大中大夫臨江路總管程公之碑

元虞集

國家連官分職以治邦政而亭驛騎傳之事居  
其一焉爲之通政院其秩甚高人不以爲忝或  
以冗見廢未久迭復所係者重故也今輿地之  
廣舟車所自前古未有朝廷發號傳命四方述

下

四十一

職納貢軍旅之急遽事變之伺察萬里之外計  
日可知此樞要也至於審富貴以定多寡之數  
權輕重以均勞役之殊使力役常有餘而不匱  
者則存乎其人矣故節符出納托諸國人而視  
文書別情偽自非敏習於當世之務則莫能如  
此若高唐程侯是已侯自至元初入官自椽通  
政積階三品九十有三除而七居通政幾如昔  
人因官爲氏而長子孫者矣夫爲政非其人則  
不能通練以成功然自非廉慎者則亦莫能以  
是以難也侯之出守廣陵以其土風尚武而好

獵也思以禮樂化之請于朝得郡教授與之俱  
往而民知教守東平言于朝曰木華里國王定  
中原有大功分地東平而無廟以享之無以係  
邦民之思盖闕典也事間朝議是之為立廟而  
民不知勞歲時有常祀至今不廢嚴武惠公始  
以東平內附承制一方隱然藩府之重士民多  
其故吏部曲子孫畏愛之不忘而其諸孫仕者  
寢少侯為上言其孫得官領其軍為萬戶東平  
素號多文學之士進士第二科侯所舉送郡士  
曰霍思齊者偶冠多士侯欣然為里門以表之

下

四十二

而學徒競勸歲北旱侯禱於狼溪龍祠大雨輒  
應為轉運使運粟視常歲增十八萬餘石遂受  
上賞高唐有亡金太師孫文鐸之墓而後人寢  
微不能守侯為考墓碑而表之南方武官有赴  
調京師者困不能自存候館穀之且為之言卒  
得佩虎符以歸遼陽達官有私良民為奴者以  
不能直侯治之悉還之民凡三百其居家治官  
守郡理財其能急先務者如此而獨以通政之  
績聞豈非以其歷官之久遠乎初江南既歸版  
圖貢賦之入朝者不絕衛輝之景籍輸送之卒

為戶萬三千有奇及開通惠河物以舟運而衛  
輝之卒無所用侯以幙府行傳請以其戶補驛  
人力役之乏絕者役分而力優公私便之凡所  
以布上恩而達下情者內外遠近無有闕事皆  
委曲成就於文書議論之表不可屢數也累功  
增秩官以四品賜金為鈔五十貫侯諱思溫字  
仲和高唐州武城縣德化鄉王昇里人祖父著  
通治律高唐鎮將劉海薦其才於嚴武惠公用  
之幕府治獄以平允稱贈中議大夫安定伯祖  
母贈安定太君父遂通以軍功為百長夫宿蘄兩

下

四十三

軍副鎮撫福建提舉工匠官贈大中大夫安定  
郡侯母贈安定郡太夫人子曰式早卒孫六人曰  
主善者用侯蔭為瀏陽判官云云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工部尚書追封荏平

伯謚榮襄吳公神道碑

廬陵楊士奇太學士

公諱中字思正姓吳氏世家山東之武城業儒  
曾祖淵祖興仕元為任丘令考成皆以公貴贈  
榮祿大夫柱國少師工部尚書曾祖妣李氏祖  
妣陳氏妣董氏皆贈夫人繼妣楊氏封太夫人  
公洪武戊寅自國子生授營州後屯衛經歷陞

大寧都司經歷

太宗皇帝義旗初舉師至大寧公以衆出迎公潔白  
豐偉應對明揚上一見拔於群衆中賜襲衣命  
守會州教士卒力田南兵攻城公率衆卻之移  
守薊州捍禦撫綏具有方畧賜衣服器物以嘉  
獎之遂命署北平布政司理問陞經歷給餉運  
贄城守俱效勞績陞大理寺丞是歲旱蝗公言  
此由刑濫所致皆臣等之過乞戒飭法司務寬  
平未幾陞少卿以發姦慝陞都察院右都御史  
將營北京宮殿改工部尚書奉命取材於蜀還

下

四十四

又命董餉北京賜帛六百疋

車駕北征公扈從兼督餉運既還丁外艱歸起脹仍  
命董宮殿營繕公言營繕吉事臣喪服未除非  
所當預改刑部尚書後以言事忤旨繫頌

仁宗皇帝嗣位復刑部尚書尋改工部兼詹事進太  
子少保

宣宗皇帝嗣位尤見信任陞少保仍兼尚書賜寶帶  
金織衣已而坐累解少保宣德某年隨

駕征武定州賜人口永遠供役使用

三聖皆見信任凡車駕行幸不以遐邇皆在扈從三

陵之建皆公董役竣事皆有銀幣之賜

皇上正統嗣位以公舊老復少保重建奉夫華盖謹  
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命公董之早暮勞勤致  
疾功成公雖在告嘉念厥勞陞少師賜白金文  
綺加繡麟衣無幾疾竟不起正統壬戌六月丙  
辰去去訃聞輟視朝一日遣禮部尚書胡濙賜祭  
追封荏平伯賜謚榮襄命有司治墓官其子賢  
為錦衣衛百戶公爲人和易閭爽勤於奉公其  
掌刑憲寬厚平恕恒躬視獄中命治穢惡疏桎  
梏時飲食戒飭吏卒以時寬恤迨遷冬官職務

下

四十五

填委規措經畫條理井井心之默識雖久不遺  
襟度有容雖忤不校或屈已伸謝愛諉僚屬恒  
掩其疵其佐在南京者嘗賦造海艘材於江西  
浙江江西加數十倍時論譴譁公聞駭愕遽奏  
罷賦悉歸於公屬官有器能者嘗獎進之先事  
蓄材以應時需隨用皆足未嘗闕乏自正統來  
京師多大營建悉出公家有司不知百姓不聞  
此本

皇上之仁亦公預贊畫焉明於灼奸嘗四鼓入朝道  
遇負鈔數十萬緡者公曰非寇而何命從者悉

繫以奏詰之乃造鈔匠盜提舉司寶鈔遂致於法邂逅有見必上聞不以出位為嫌歷事

四聖皆承厚遇所得賜賚時鮮與擬宣德嘗賜銀圖書

其文曰和敏詳達盖以况公之行云所得詩書  
畫畫尤多自念久病奏乞停祿不允家居事親  
孝嘗迎就養京師備極崇奉親沒致御祭之榮  
永樂中命大臣之于入侍

皇太孫公推於其弟雖貴侍嫔戚鄉黨相與欵洽如  
布素時賙窮郵匱不問識與不識處謙和怡愉大

官中貴皆樂親之屬續之日衆哀悼之無間疏

下

四十六

戚言年七十一葬良鄉縣宛材之原配劉氏封  
夫人男六景春景賢景和景宗景昌景芳皆側  
出也女二孫男五予與公同朝交四十餘年至  
是賢奉少保江陵楊公溥所誌墓文求書墓道  
之碑遂益以予所知者序之而為之銘曰奕奕  
吳公興自成均發軔伊始感會風雲共武之服  
從師于邁攄勤效謨夙夜靡懈乃進棘寺乃陟  
栢臺隆隆寵光寺衢恒開正法以施秉公持平  
遇灾引咎

帝嘉乃誠遂掌邦禁詰姦刑暴惟欽惟恤恭

帝之詔再入冬官如古司空居民時利飭材考工鞠躬致誠歷事

四聖陟降左右式桓厥敬廷多其績時偉其望巖巖師保六官之上曷不憇遺而遽長歸七十高齡千古已稀壽富考終亦既寧止史氏有銘詒厥來嗣

明故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王公墓誌銘

泰和王直 太學士

王氏先居永清後乃居武城而忘其所以徙大父勝剛父成皆有德善而不仕至公乃以儒入

下

四十七

官累進至禮部右侍郎階通議大夫而大父父皆得贈如公官妣皆得贈淑人公諱仕嘉字道亨五歲而孤母淑人教育之然聰敏喜學選為邑庠生年十二已能賦詠作古塔詩鄉先生劉中行見而竒之以擬寇萊公年十八充貢入太學太學諸生讓其能擢為大同山陰令山陰民獷悍公教之以禮義均其賦役躬歷畝視勤惰以課勵之人知公之愛已也莫不化服性明達善聽斷有瞽者賫鈔百緡醉卧城南荆樹下覺而失之訴於公公揚言此荆樹為孽當出城



按問民大駭從之公令人密捕不往者得一人  
倉皇失措訊之果服還其鈔而罷代府內藏失  
彩幣而戶牖封識宛然莫知其所自王知公有  
知畧召問之公視氣樓似有物嘗往來而非今  
跡疑為狙所竊乃以幣列庭中伺群狙過而觀  
焉一狙果攫取之因詰其主皆歎服盡還之官  
人以爲神自是隣邑有疑獄皆請決於公母淑  
人年踰七十迎養來山陰有疾公朝夕侍湯藥  
惟勤而疾彌篤忽氣絕不可救公哀號不止聲  
徹天地久之淑人復蘇人以為誠孝所感云公

下

四十八

忠厚愛人

上每欲用之而下不忍舍永樂初擢爲陝山按察僉  
事所至無冤民以西貢使失供應三司皆坐免  
未幾公復起監饒州陶器几三十餘萬皆如期  
而辦授都水員外郎以母憂去服除改虞衡時  
宮殿大材皆積紫荊閩山西軍民防守慮有失  
以公臨之令嚴而事妥興濟河決妨漕運俾公  
涖屯田而往塞之不勞而成功陞北京行部工  
曹郎中而臨清舟楫往來帶磚者皆頌公之公  
尋陞陝西右參政

勅專理司事他不得擅遣正統初以少傅楊先生士  
竒薦陞禮部右侍郎勤於稽古禮文之事兩知  
貢舉皆以公得譽閩中大旱命公徃禱之輒應  
凡其所行莫不盡誠己未秋京師多兩公之居  
壓焉

上知其貧命有司賜第東安門外給以材俾自營其  
素行見知於上如此既三年以七十乞致仕不  
許又三年再請乃許焉陞辭之日

上賜之酒給以道里費慰諭而遣之公歸頤神養性  
手不釋卷汲引後進尤惓惓焉其質幹魁偉言

下

四十九

動不妄人皆望而敬之歷事五朝享有厚祿然  
居處服食如寒七見人之貧窮無告孤而不能  
婚嫁者輒周給而相成之若此類盖多公生於  
云云得疾却藥謂子孫曰吾年已至此死生命  
也何以藥爲惜未有報君親耳其神志不亂如  
平時越數日終享年八十七訃聞

上悼惜之命賜葬祭乃治墳於其邑城南先塋之次  
云銘曰生既逢時出也有爲其德則優其才具  
宜故功業日章而譽望四馳歸老於家不見闕  
虧大耋而終一徃莫追昭德有銘百世之思

明故吏部侍郎王公神道碑

分宜嚴嵩

太學士

吏部侍郎王公諱道字純甫山東武城人也公之行義孚於鄉而聞譽重於當世偉矢昔在王德辛未之歲舉進士選入中秘時山東寇亂欲奉祖母避地江南上疏乞補學職詞懇切得應天學教授居二載陞南京儀部主事調改吏部驗封歷考功文選中更憂制前後在吏部十年雅操端潔大學士西樵方公上言王道學行純正識度宏遠可備宮僚勸講之職乃擢春坊左諭德公引疾固辭曰

下

五十

朝廷以名器爲重不輕假人以不次之官而人臣惟義分自安當致謹於非分之獲伏望收囿成命庶大臣所薦雖不得經明行修之士猶不失安分知恥之人於是得

旨允以病歸公雖去而名益高士大夫日跂其復用居一載起為南京國子祭酒未幾又以疾乞歸自是一意家居屏迹城府讀書講學種樹灌園以自適盖不通仕籍者十有三年而當時自公卿以至臺諫薦䟽日至嘉靖丙午起爲南京大常卿未至遷南京戶部侍郎尋改禮部召掌北

雍履任三月改吏部右侍郎然僅閱月公已屬疾遂不起矢公貌厚而氣溫學篤而志遠始也馳騁詞翰既而歎曰此無益也乃研精於義理之學收宋儒程朱書讀之既又取論語一部反覆潛玩有悅于心曰聖門平實簡易之學固如是也公雖潛心理學見世之立門戶相標榜者則深恥之嘗言漢以前無名道學者其人品如張文成曹相國黃叔度管幼安皆真道學之流雖釋老二氏亦各有所見不可厚非凡其言議不隨時苟同故能表見流輩大自樹立不為利

下

五十一

害所動進退從容累遷銓曹兩任國子執法端教表率人才期於俗變風美入官雖久自奉如寒素是以君子察其行而考其言推其用心而需其柄用以福生民利

國家而天不憖遺遽云以沒嗚呼夫豈斯人之不幸哉公所着有大學億老子億易書詩春秋等億諸史論斷大學衍義論斷批點六子書及韓柳歐蘇文若干卷公於書無所不讀精擇強記妙契疾書其所論着義理深到剖決明當自陰陽律曆醫卜農桑刑名地志之類靡不通貫曉悉

焉曾祖諱復禮祖諱綸父諱琮贈吏部郎中配  
李氏生公公生成化丁未享年六十有一卒嘉  
靖丁未七月二十一日訃聞

詔賜葬祭如例元配李氏封宜人繼張氏子男三人  
長幼康舉于鄉次幼廣幼庶女適曹珮予徃承  
乏吏部以侍郎掌部事時公爲驗封郎中特越  
序奏改公爲文選予以此忤用事者至是幼康  
以神道之文爲請曰知先人者莫如公然則非  
子誰宜銘銘曰

世每遷誘襲利僭見所可赴若湍奔徃徃競取  
以爭喧有篤君子視浮雲避遠聲利耳不聞退  
然雅志樂丘樊玩心高明究典墳卓然大雅實  
不群成均銓署楊令芬貪者可廉薄使敦翩然  
謝世遺垢氛有考其不在斯文

祭吳公祠文

西田劉希稷

賢哉吳公孔氏高弟爰宰武城人才是繫教先  
禮樂絃歌百世文學允優式崇明祭維魯之治  
遺化洋洋維費之境遺跡茫茫顧茲齊右邑名  
頡頏聿修祠宇春祀秋嘗維臺屹屹維廟巖巖  
書院日圯餘昔在函砌草繁密孰剪孰芟仰瞻

遺像色動青衫城西之麓甫十餘里邑人永思  
維子言子孔廟既湮肅茲多士俎豆式陳維神  
監止

祭啓聖公祠文

前人

維公司徒後裔慶衍殷湯近宗微子世嗣允昌  
篤生宣聖師範百王功昭天地永祀無疆

祭名宦姚侯祠文

邑人王道

畜我泐泐侯在琴堂民思侯斯媿召之棠觀我  
與與侯在鬢序民思侯斯適言之緒琴堂在右  
鬢序在左奕奕新祠繫侯斯妥玉顯哉績丕承

下

五十三

哉心慰我民斯永歆報忱

祭鄉賢祠文

前人

嗟地靈之滙秀兮蹇有開而必先苟修名其既  
立兮亦孰盛而弗傳矧茲邑之清淑兮際鄒魯  
乎山川挹丘軻之餘韻兮固自昔而多賢慨前  
哲其日遠兮吊芳躅于遺編庶來者之有聞兮  
企接武乎英纒卓郇侯之嫖節兮幾忠孝而俱  
全何太傅之知類兮貽六籍于言詮世紛紛其  
尚同兮廷尉子乎靜巖彼史筆其洵直兮雖鬪  
虜其何愆肇李唐之造室兮突大理之桓桓繼

之者豈無人兮張公孝友而平寬矯清河之耿  
介兮肯附麗乎時權在吏部伊何修兮昌黎至  
擬諸青天嘻吁乎臺察獨名于一代兮哀有宋  
之南遷此句謂馬默也詳考馬公非武城人今祠無之天地閑斯賢人  
隱兮竟寂寞乎胡元迨昭代之撫運兮間氣離而  
復完昌期會五百載兮時則有若三臣咤參藩  
之殉節兮尚無愧于巡遠政循循而行慥慥兮  
春卿雅重于朝端榮名高爵歆艷于里閭兮至  
少師而終焉嗚呼休哉十二公兮後先相耀若  
星辰啓佑此邦之人兮又奚啻水木之有本源

下

五十四

尸而祝之兮在禮則然惟仲春秋之吉日兮穆將

輸乎神進俎豆儼其輝光兮駿奔走乎衣冠號

陳辭而薦誅兮冀昭格之弗慳

祭槐軒周先生文

熊榮山東御史

毓岱岳兮琇莖咀濂溪芝兮英歌鹿鳴兮呦呦醉

瓊林兮巨觥尹項城兮周父擢豸繡兮澄清達

封章兮日月按西晉鏗兮轟調永寧兮雲掩改光

山兮花明祁金泉兮雨潤詠紫水禽兮鳴憶大覺

兮陂澤器湍木兮深宏賑窮葶兮弘濟流芳聞

兮廉乎著勲名兮彤闕僉巴蜀兮錦城賦歸耒

五柳伴琴鶴兮希聲或孔瑟兮顧樂或冒鈞兮

耕棲槐軒兮鷺逸海岸兮塵纓感弦國兮祠祀

報民功兮牲牲子東巡兮允思公神遊兮玉京

裕後昆兮麟子鏘遺嚮兮鸞笙潔庶羞兮禋止

哀雲樹兮多情嗟九原兮如在神斯格兮簋盛

陳公生祠祝文

晉江陳露教諭

嗚呼公其有大於武城矣乎武城屬在東昌當

天邑之咽喉為東藩之屏蔽邑小而政繁賦煩

而役重歲數稔猶未免於告病也矧重以水旱

之傷乎非有慈仁之守委曲以全安之其不為

下

五十五

溝中瘠者無幾已自公之守東昌也適武城荐

饑之秋也徵輸之檄方下邑民喁喁莫措手足

將轉而捐南晦矣唯公散斂薄征蠲疾施舍至

發郡帑以代輸凡所以撫字吾民者無所不盡

其心也已而病者甦羸者起流離轉徙者茅業

而復安民之享有今日皆公之賜也嗚呼公其

有造於武城矣乎在禮德施于民則祀之能禦

大灾則祀之公可謂兼之矣夫祠以寄思也生

祠以崇祀也感而思之思而祀之可以觀公之

入人深也某等叨宰屬邑仰止休風維茲仲春秋



特脩常典盖公爲吾民而造斯邑某等亦爲吾  
民而祝公也前令比軒趙公愧虛易公皆以卹  
患賑灾有功斯邑者敢祀以配

詩

同潘屯田冬日早朝

唐張文琮

假寐懷古人夙興瞻曉月適晨禁門啓冠盖趨  
朝謁霜藹請九衢霞光照雙闕紛綸文物紀煥  
爛聲明發腰劔動陸離鳴玉和清越

昭君怨

前人

戒途飛萬里迴首望三秦忽見天山雪還疑上

下

五十六

苑春玉痕垂粉淚羅袂拂胡塵為得胡中曲還

悲遠嫁人

賦橋

前人

造舟浮渭日鞭夕表奏初星文遙瀉漢虹勢尚  
凌虛已授文成履空題武騎詩別有臨濠上棲  
偃獨觀魚

芳樹

陳張正見

竒樹舒春苑流芳入綺錢合歡分四照同心章  
萬年香浮佳氣裡葉映彩雲前欲識揚雄賦金  
玉滿甘泉

有所思

前人

深閨久離別積怨轉生愁徒思裂帛鴈空上望  
歸樓看花憶塞草對月想邊秋相思日日度淚  
臉年年流

對酒

前人

當歌對玉酒匡坐酌金罍竹葉三清泛葡萄百  
味開風移蘭氣入月逐桂香來獨有劉將阮忘  
情寄羽杯

閔山月

前人

巖間對月華流彩映山斜暈逐連城璧輪隨出

下

五十七

塞車唐萸遙合影秦桂遠分花欲識盈虛理方  
知道路賒

怨詩

前人

新豐妖冶地遊俠競驕奢池閣間羅綺桃李雜  
烟霞盖影分連騎衣香合並車艷粉驚飛蝶紅  
粧映落花舞衫飄野袖歌扇掩團紗玉床珠帳  
卷金婁鏡月斜還疑蕭史鳳不及季倫家

題古塔

邑人侍郎王士嘉

十  
二  
歲  
作

浮屠何代建峭拔入雲端絕頂登臨處摩挲星  
斗寒

武城懷古

長沙李東陽

太學士

野堠東連魯荒城北帶河遠山藏雨暗老樹得  
霜多古邑今如此貧民柰爾何使舟棲泊近側  
耳聽絃歌

吳公祠

南宮白鉞

禮部尚書

聞說絃歌廟茲晨始得來兩摧簷半壓風揭戶  
斜開闢穴憐狐鼠侵堦惡草萊詩成增一慨誰  
是割鷄才

同前

邑人高弼

參政

游臺臨眺近長日對斜曛廟古存元碑人賢重

下

五十八

魯文鳥啼黃樹葉花落紫苔紋獨有千年愛絃

歌慰所聞

謁吳公祠二首

邑人劉希稷

金風動琴瑟宛宛九成臺遺像臨蒼蘚穹碑卧  
錦苔花陰連砌密鳥影隔林迴文學傳鄒魯齊  
歌月下來

村墟傳舊邑祠廟憶琴臺二月折新柳中秋臨  
古苔攝衣階下伏歸袂水邊迴冠蓋崇遺學迢  
迢驅馬來

同前

邑人劉希契

三河訓導

古祠縈野色興逐草亭隈趙邑雲初霽澹村月  
半開登臺喧鳥雀眺徑倚蒿萊吳下覓何許長  
吟近砌苔

清河祠下路春入白雲隈雨靜碑含潤軒明花  
欲開青鳧鳴野澗錦瑟動田萊東望絃歌地空  
山半碧苔

古邑聞東魯清風繞晉林絃聲迴近渚歌興動  
遙岑紫鴈雲中翥蒼虬雨後吟野祠秋色霽渠  
柳夾踈陰

同前

晉江尤麒

下

五十九

遙想絃歌化入村覓澹臺魯郊遺跡迴趙邑古  
祠開大道依人立春風逐意來正冠階下拜清  
志迫雲苔

同前

晉江陳露

十年懷勝蹟今日謁茲臺事古流風遠祀存舊  
化迴踈林迷宿靄斷碣隱荒苔欲振絃歌調牛  
刀愧菲材

題王烈女祠

江樓錢宏

山東  
憲副

武城環幾許道化有餘光黠虜當年患貞魂萬  
古香蒼苔封井甃紅日照祠堂吏部相隣舊銘

言為闡揚

次韻

邑人王道

左諭德

貞祠臨古道寒藻對秋光事往心方白名垂骨

亦香煩言誰嘖嘖英槩自堂堂再拜綱常計觀

風領激揚

同前

邑人王問

參政

有女不辱寇茆屋也生光一死心無媿千年骨

更香血濺青苔蘚名登白玉堂清如此井水宇

宙自掀揚

同前

邑人王行可

外貧

下

六十

有生必有死死恨不流光節比冰霜厲名同蘭

蕙香甘心嬰白刃不忝入祠堂邑乘收遺跡芳

聲永播揚

同前

晉江尤麒

溝瀆非無諒斯人獨耿光時到身難惜義重名

自香從容歸本宅貞烈仰高堂正氣人皆有聞

風多奮揚

同前

邑人王獻可

豐潤知縣

王家有女子一死也流光鋒刃身軀剉青編姓

字香芳魂已杳杳志節自堂堂觀風詩輓後萬

古衆稱揚

同前

邑人王幼康 舉人

武城王烈女一死發幽光靚雪難為潔除松不

是香丹心凌宇宙玉貌儼祠堂金石文章在吾

家世闡揚

同前

沙苑王騰 訓導

彼羨王家女孤操日月光墜崖起義古投水聯

名香 邑薄女玉果玉香  
遇盜相繼溺水 脂粉歸泉石英靈肅廟

堂丈夫風爾下千古快稱揚

甲午季冬八日入墓頭寺作 邑人高琦 進士

下

六十一

偶入墓頭寺依然龍象存前人布金地古刹號

沙門木葉冬猶絲碑文日漸昏梵香清可聽緩

步草留痕

泮井泉聲

晉江尤麒

泮井相傳古於今始有徵嗽泉昭帝貺流脉浸

文星一本来洙泗餘甘會樂陵 房豹守樂陵  
鑿井得甘泉 地

靈元不偶鬢序有奇英

同前

晉江陳露

泮井傳今古芳名屬有無何年埋土壤此日出

泥塗造物興神跡飛泉湧異腴天心昭一鑑地

利足寰區木轆聲聞急靈砂色獻珠金欄迎碧  
砌清露落丹梧入口冰凝齒沾身凍繞膚蟠龍  
今欲奮霖雨慰來蘇

同前

邑人王幼康

舉人

薇垣粉署外巒序畫墻東玉甃何年塞金瓶一  
旦通羶羊祥吏治孔雀蔚賢風無用停汗鮒還  
應奮蟄乾

同前

雙山劉待時

教諭

宮墻衍佳致一水現於東古跡從來塞竒功今  
始通響窮朱戶月清徹碧池風佇看霖雨沛朝

下

六十二

夕起蟠龍

秋胡墓

邑人高可大

舉人

不識秋胡墓人傳蔡氏河春秋行業在封樹薛  
蘿多人遠空千古雲寒黯九阿獨憐桑婦事嘲  
笑奈予何

武城對月

康齋吳與弼

一鈎清照故園心獨倚薰風又一吟惆悵麥秋  
金夜宿諸生共聽玉山吟

舟泊武城

前人

長年揆柁棹謳停淡月踈星泊武城若使九原

人可作絃歌聲裏拜先生

過子游祠

關西呂柟

狀元

城西十里子游祠猶是漢朝建縣基若問絃歌  
周末地白雲遙指魯東陲

題畫竹送王裕菴致政歸武城二絕

石首楊溥

太學士

十載南宮兩鬢絲玉壺秋水共襟期潞河一棹  
還鄉日贏得松筠似舊時

霄漢飛英五十年衣冠今喜賦歸田竹窓夢覺

風霜猶似朝鍾到耳邊

下

六十二

重過武城高大叅府中話舊

三山林瀚

兵部尚書

杏苑看花策馬同紫薇堂上仰高風誰知白首  
重逢日握手沙頭似夢中

送王侍郎致政還鄉

廬陵楊士奇

太學士

平生操節北瓊瑶身荷天恩到五朝為國一心  
常耿耿歷官雙鬢已蕭蕭西人每見談仁政故  
吏頻聞誦教條獨恨相逢各遲暮白駒聊復永  
今朝

同前

永新劉定之

學士

華髮趨朝羨老成亞聊望重荷



恩榮喜看解組辭文陛得遂懸車向武城報國功名  
書簡冊傳家詩禮繼簪纓于今暮景渾無累桑  
梓陰中衣錦行

贈刑部王南溪詩

崑山周倫

刑部尚書

三年前記領秋官並戴風霜八月寒冉冉白雲  
連省晝昭昭紅日共心丹星纏貫索空真好

聖世臯陶法未刊慙媿我於君一體獨晉南國夢非  
安

武城賑災

天台陳子直

山東參政

一夜驚濤百雉隳郊垆村落看来非牛刀欲試

下

六十四

應無地麟筆如存定有書堂宇已灰燕雀恨稻

梁空盡鴈鴻飛獨憐忝竊旬宣寄棠粟無多意

轉達

絃歌臺

邑人梁忞

蒲州太守

古今相傳重此臺臺端曾著割鷄才絃歌想像  
應難泯道化循環可復回琴韻渾疑間白晝棠  
陰猶擬護蒼苔春秋拜祀千年下仰止令人一  
嘆哉

贈武城令姚微之

西涯李東陽

大學士

寂寂離亭坐不眠偶從柱史識君賢劉蕢慷慨

陳言日宓子風流作縣年風雨繫船春樹底河  
橋分首夜燈前武城千古絃歌意一度懷人一  
惘然

贈尤見洲君尹武城

順渠王道

讀易當年幾絕編虛齋衣鉢有真傳數竒甲第  
攻人拙道偶絃歌敷政平子產惠人明若火董  
生論治戒臨淵求賢欲訊澹臺迹試向鬢宮問  
淺泉

同前

晉江王惟中

儀制司  
貧外

青青御柳滿芳堤折柳別君手重携同臭芝蘭

下

六十五

偏在否無言桃李自成蹊春回萬井看花發訟  
罷空庭見鳥啼百里絃歌應有待牛刀將試武  
城鷄

武城八景詩

邑人

層城還照樹煙開薄暮溪聲動草萊霞彩斜臨  
沙際柳雲光遙入澗邊梅千家砧杵鳴丹壑百  
里風花半緣苔日下憑欄頻北望 彤庭突兀  
統金臺 右層城夕照  
泠泠泉水泮宮前天色依依動碧漣軒靜聲聞

雲外鳥林鳴清韻瑟中絃蛟吟寒溜驚春雨鳳  
翥長風起曙烟紫霧潛通龍窟近祁祁時復潤  
平田  
右泮井泉聲

衛水東流樹影斜月明隱隱弄雲花漁簑初釣  
龍潭下麟閣遙瞻象闕餘千里天光浮霄渚一  
竿秋色滿晴沙風生林谷溪波淨棹入孤舟驚  
暮鴉  
右東流釣月

煙浮南浦碧莎新溪水潺湲柳色春翠夾清流  
籠雨澗蒼依錦浪下雲津林踈苔徑飛玄鶴風  
渺漁波泛玉鱗延目東川帆影靜白龍天迥散

下

六十六

塵氛  
右南浦浮烟  
青園臨眺入東風萬樹芳菲曲徑通午霽春容  
迴去鷁春明錦花送飛鴻丹連竹榭丹初繞碧  
近苔階碧欲籠咲析竒花雲外濕天香裊裊動  
晴虹  
右花園春色

高林雨霽物華秋柳色迎人翠欲流綠野烟消  
飛海鷺青溪風靜浴沙鷗江南貢賦朝  
天闕冀北冠裳近

帝州千里彩雲明月表蒼生誰共廟堂憂

右柳林秋霽

雲空露滴桃園曙  
袂拂金莖野日紅  
潤衰芳菲  
明瑞藹清浮濃艷  
依春風朱華滿樹  
歌齊苑玉  
液傾杯憶漢宮  
湛湛瓊漿花下濕  
河陽佳興幾  
人同  
右桃園曉露

蓮池日暮水聲寒  
渺渺煙波瀉碧湍  
色淨芙渠  
鳴夕雨香聞齒  
蓄出層瀾涼生莎  
瀨金鱗咏花  
蒹蒲汀白鳥搏風  
入踈莖翻翠色  
盈盈朱萼倚  
雲看  
右蓮池暮雨

烈婦吟

劉希契

毅皇六祀煙塵飛  
燕南劇寇劉與齊  
絳衣大劔若豺

下

六十七

虎蕭蕭鐵騎來  
城西郭門矢下集  
如蝟兌澤橋  
邊多鼓鞶邑伯  
惶惶棄城走  
繽紛士女驚魂迷  
鄒家烈婦抱奇節  
捐軀投河河流低  
浮沉百步  
竟不死滄波或有  
神相携狂徒飛矛  
去東潁芳  
姿隱隱離清溪  
鳥臺柱史奏

彤闕龍章鳳翰光  
幽閨謀臣杖策翊  
鴻圖狼山一夕  
狷悲啼嗟哉窈窕  
乃如此逆兵十萬  
皆塗泥白  
日貞心貫金石  
玉沙碧草風淒淒  
湖海綱常墜  
復振令人終古留  
詩題

舟過武城

閻中劉元凱

東平州知州

絃歌寥寂武城中誰道當年邑宰功千載何人  
興教化一時公論在兒童牛刀初試周官手鸞  
鳥猶存漢史風明月夢回天欲語彩雲鳥過  
山東

過武城見洲席上賦

莆田黃洪毗

監察御史

西河愁歲暮相對眼初青劍佩來平野絃歌集  
廣庭爐烟浮嶺月鳧影亂江星客子拚踈散塵  
途幾醉醒

謁吳公祠

莆田林建邦

教諭

昔渡武城邑今登言子臺烟飛古蹟鎖祠向北

下

又六十七

村開禮樂心猶在絃歌化復來

時尤侯見洲有政聲故云

廢

唵欣此日迺照射荒苔

拜王烈女祠

我聞王烈女氣節日爭光逆虜今胡任令名獨  
彌香燃膏看古傳挹酒拜高堂堪笑狗留婦千  
年共播揚

謁絃歌臺

嘉善顧奎

訓導

劍珮來東魯春秋拜此臺絃歌雖小試文運喜  
重開遺像今猶昔流風往復來松杉巢鶴處踈  
影印蒼苔

題王烈女祠

古道今寥落斯人死有光英靈千古在姓字百  
年香骸骨埋江水封章下

廟堂平生金石操肯畏虜飛揚

謁吳公廟

平湖陸山臨清州判

人心原有此絃歌特賴先生鼓太和萬室昇平  
開禮樂千秋遺化燦星河莫嫌雞肋春猶隘深  
愧牛刀試未多一自

孔庭分

廟祀至今俎豆鬱差峩

下

又六十七二

祭吳公廟

奉和白  
宗伯韻

夷陵金重縣丞

魯論曾識面相祀此欣來千載流風在三春清  
廟開頽簷巢鳥鵲荒砌長蒿萊禮教今寥落令  
人想偉才

前題

井陘陳邦政主簿

想古為治者崇禮教者誰先生治茲邑崇禮衛  
水涯絃歌聲接屋千載芳猶遺登堂拜遺像令  
人興遐思

前題

新鄉楊洲教諭

稽首吳公廟絃歌尚有臺高風嗟占絕遺像喜

瞻來俎豆羞蘋藻宮墻擬斗台慚予踈禮樂無  
計育英才

王烈女祠

奉和江樓  
錢憲僉韻

真定姬芳

訓導

激烈唐雙竇賢良漢孟光井泉同潔淨

投井死

冢

草亦馨香寧冒黃巾月羞登白玉堂

賊素不犯  
縉紳毋欲

令烈女往避西憐王吏部道  
家烈女以吏部非親耻往馬

殷勤成拙句貞德

為揄揚

羣貞歌

山陰傅堯急

訓導

吾聞秋胡妻當時溺此邦蔡河留遺跡千載有  
耿光喜今千載後羣女踵其芳王氏冒白刃大

下

又六十七

兒井中傷嗟彼鄒生婦衛流赴湯湯賢哉丁氏  
女願與夫俱亡玉果與玉香姚家節有雙所死  
雖不同均能植綱常英靈逐義氣飛揚於泉鄉  
芳名播寰宇享祀宜廟堂我作羣貞歌風彼兒  
女行

蔡氏河

山陰吳文瑞

史典

聞說秋胡婦誰知溺此河貞魂應浩蕩遺跡未  
消磨派是當時派波猶昔日波如何千載後罕  
見却金娥

過武城表文瀚家題薔薇花南宮白鉞

太學士

豔奴杏婢柳輕狂也勞東君着意忙惟有薔薇  
花更好滿枝金艷倚雕牆

重過武城贈筆表文瀚書屋壁上

家住城西小市傍小橋流水接滄浪門無車馬  
紅塵少庭有松軒白晝長開卷玩時春日永倚  
欄吟處晚風涼詩成酒盡茶烟歇便是浮生一  
日忙

又六十七

過甲馬營有感

蒲汀李廷相

吏部侍郎

甲馬營中秋氣高趙家南渡火光銷桓曹只解  
窺神器天子元來自有謠

書武城志後

封丘李章

縣丞

禮樂名邦志獨闕我一詩烏勸花前酒人歌歸  
去辭



